

在母亲家的五月

葛然静……著



公园里的晌午

我醒来

你还在梦里

一朵云正经过水面

沙沙的风声

翻开书页

打扰了流浪猫的沉思

一个孩子正弯下腰

想要扶起一朵花的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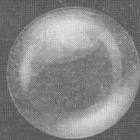
文匯出版社



时光最贵 幸福不累

SHI GUANG ZUI GUI XING FU BU LEI

【韩】金伶殷/郑秀贤/崔修荣·著
曾思齐·译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最贵,幸福不累 / (韩) 金伶殷, (韩) 郑秀贤,
(韩) 崔修荣著; 曾思齐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438-8906-4

I. ①时… II. ①金… ②郑… ③崔… ④曾… III.
①女性—幸福—通俗读物 IV. ①B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2610号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8-2012-234号

19 29 39: 열아홉, 스물아홉, 서른아홉 그녀들의 아슬아슬 연애사정
Copyright © 2010 by Kim, Ryeong-Eun, Jung, Soo-Hyun, Choi
Soo-You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All
One Culture Diffusion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odam & Taei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through Carrot Korea Agency, Seoul.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70000

印 张: 7.5

出版时间: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曾赛丰

特约编辑: 李晶晶 刘 丹

封面设计: 亮点工作室

ISBN 978-7-5438-8906-4

定 价: 25.00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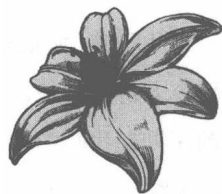
邮购热线: 010-64421810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pd@yongsibook.net

序 言



直到走进咖啡店之前，不，是走进咖啡店和那个女人见面之前，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平复心中的怒火。从离开家来到见面的地点，在这段冗长的时间里，我的脑海中不断重复着形形色色的女人的形象：她到底是怎样的女人？长相？长发短发？直发卷发？穿衣的风格？性格如何？职业？年龄？另外，她和他何时、何地见面，两人到底认识了多久？

推开咖啡店的玻璃门，里面坐着不少女人，可我很容易就认出她们中的“她”。虽然对于她的了解仅限于之前的通话，但要找到她却一点都不难——她的衣服、发型、妆容都完美得无懈可击，不过脸上却带着一丝说不出的烦躁和憔悴。向她走去的那一刻，我的想法似乎更坚定了——高跟鞋发出的“咚咚”声停止的瞬间，朝窗外看得出神的她回过头来。她好像也是如



此，片刻就认出是我。

“……她还没来吗？”

我问道。她低声回答道“好像是”。没错，就是那个声音。可令人奇怪的是，在突然听到那女人的声音后，走进咖啡店之前压抑在我心中的无法宣泄的种种愤怒和怨恨，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相对而坐，没有说话，只点了咖啡和绿茶。虽然有很多想说的，可她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只是偶尔抬起头相互打量对方一下，然后在视线相撞的片刻又快速低下头去，或是摆弄手机，或是喝面前的饮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知道今天绝不应该在这种让人难堪的环境下度过，尽管对方是和我第一次见面的女性，只不过还有一个人没到罢了。虽然在那个“她”来之前，我们可以聊很多话题，可想到要反复相同的一问一答实在是件麻烦事，也就作罢了。

咖啡店的门再次被推开的时候，我和她不约而同地朝那边望去。一名貌似刚毕业不久的高中女生抖了抖伞上的雨水走了进来。我们又收回视线，我们等待的人怎么可能是那种年轻的小姑娘呢？我定了定神。这时，被调成振动模式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显示为陌生的号码——直觉告诉我，是她没错。

“喂。”

“我到了。”

“我也到了，在咖啡店里……”

对面的女人的视线在我身后某个人身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



间，脸上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表情。我也好奇地转过头去，真奇怪她到底看到什么了，刚才装出一副孤傲清高的模样，怎么瞬间脸色就变了呢？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冲击和惊讶面前，我愣住了——就是刚才那个走进咖啡店的女孩。“喂？你在听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和我看见的正在打电话的女孩相重合的刹那，女孩也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一副吃惊的、不知该说什么的样子。女孩合上电话，提着滴水的雨伞径自走了过来。

“你和大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见面的？”

女孩开口了。我面对这样唐突的问题一时语塞，当然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对面的她也是如此。真是令人可笑！他的未婚妻——我，和他的情妇——那个女人，我俩四目相对，继而相视无语。没有按照“请你先说吧”这样的顺序，面对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不是我，也不是她，而是让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姑娘先开口，还有像傻子一样的接话“那么你呢？”，所有的这些都可笑极了。

“六个月前。”

“五年前。”

我和她同时说出的那一刻，三个人都陷入一种莫名的沉默中。在她和女孩都无法忽视的我们交往了五年的事实面前，我也对他和她认识的短短六个月闭上了嘴。我又看了看女孩，女孩也看着我，“一周前刚是我们交往一百天的日子。”她说。

如果真要计较的话，对于他和她们交往了六个月和一百天，我有着压倒性的胜利，因为她们两个人加起来的时间还没有五年的四分之一多。如果事情能通过计算然后干净果断地处理就



好了，我不禁这样想到。虽然我认识他最久，却没有百分之百了解他的自信。不管怎么说，和那五年相比，谁知道他和女孩之间是不是相处得更轻松，而和她度过的那六个月更是精彩无比呢？这都不能单纯用时间来计算。

“你和他睡过了？”

虽然我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他们何时何地如何认识；两人在一起到底做了什么；是不是一起去旅行了；在一起是如何约会的；究竟是谁先提出交往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可最后脱口而出的只有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

“没错。”

女孩爽快地承认了，她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傻。是呀，虽然我们订婚了，可到现在还没有举行婚礼，既然他能不顾我这个未婚妻，而处之泰然地和别人谈恋爱，那么作为成人男女在交往的半年里不发生性关系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这么说来，他也有可能一天周旋于我们三个人之间咯？”

女孩低头轻轻咀嚼着混合奶油和冰淇淋的长条形饼干，冷不丁嘟囔了这么一句。听到她的话，我惊讶地差点打翻手中的咖啡杯。“和这么年轻的女孩谈恋爱就够恶心了，怎么还可以和她上床？”如果此刻他就在旁边，我真想揪着他的衣领这样质问。

虽然没有确定游戏规则，大家却开始相互提问并回答。随着话题的逐渐深入，我，不，是我们，都陷入了无限的混乱之中——大家情不自禁地质疑：果真是和同一个男人在交往吗？

他说自己讨厌混合酱汁的意粉，和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却常



点烟熏火腿蛋汁意粉；又说红酒在嘴中的味道又苦又涩，却和那个女人尽情享受 Limited Release Mountain Blue。当然，她们也和我一样感同身受他的背叛。

“那么……那个男人真的对猫过敏吗？”

女人问道，我点了点头。在我的脑海中，因为他对动物的毛发严重过敏，虽然很喜欢小动物却无法饲养的经历历历在目。可是，在她的口中，他是如此宠爱她饲养的小猫。这个男人，即使在猫旁边也会深受过敏之苦，现在怎么可以与猫相处得如此融洽呢？

“好像话越说越多了，不如一会儿边吃边说吧。”

女孩的话并没让我感到意外，这是个不坏的提议，因为我们之间需要了解更多的故事。如果不再另外约时间见面，恐怕今天就是最后的晚餐。当然，虽然这也不是什么让人轻松愉快的聚餐，只是和单刀赴鸿门宴比好多了。

我们选了一家小小的餐厅，各自点了吃的，然后继续着话题。女孩点了烟熏火腿蛋汁意面，尽管我无法理解（因为一想到他，我就无法喜欢上意面，至少在一两年内都是如此）。我点了牛排，而她一如既往地要了绿茶。

等待上菜的时候，大家依旧沉默不语，似乎还陷在混乱的思绪中不能自拔。我也如此。认识五年的男人，不，是我了解的充满信心的男人，在她们口中居然找不到一丝痕迹。突然觉得他是如此的陌生，不自然，奇怪。

“您点的菜都上齐了。”

女招待端上意粉和牛排，我们一言不发地开始吃饭，就像



肚子饿得不行了却想着该如何抑制饥饿感一样，我机械地将牛排送入口中，却一点没有享受到肉质的鲜美。对面也是默默地咀嚼着面前的食物。此刻，我的脑海里一片懵懂，反复回荡的只有切割食物的刀叉碰撞声和咀嚼声。

吃过饭和甜点，我要了咖啡，女孩要了橘汁。

“你会和那个男人结婚的吧？”

女人缓缓地将手中的绿茶放在桌子上，问道。女孩咬着嘴中的吸管“吧嗒吧嗒”作响，也等着我的回答。我突然有些苦恼了，点头道：“也许会的吧。”回答模糊。她用一副明白了的表情点了点头，又转头看着女孩。

“我们应该退出了，你也觉得对吧？”

女孩表现出一副“我可没那样说”的样子，可是女人依旧一言不发的盯着她，就像妈妈督促女儿的神情一样。她看起来有39岁，而女孩大概19岁左右。我没说什么，可她一直持续着刚才的姿态。最后，女孩好像被这种沉默的举动逼得不耐烦了，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好像要避开我们，低头自顾自地咬着吸管，额前的刘海好像要飞起来了一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要好大决心似的，费力地点了点头。

女孩偷偷地打量着我，我慌忙避开她的视线。她又嘟着嘴看着39岁的女人，可她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平静的表情让人无法预知内心的想法。

就在那时，手机又响了，振动的机身发出“嗡嗡”的声音。瞬间，大家“唰”地将视线停留在手机上。是的，是今天我们见面谈论并回答所有关于他的故事的那个人，是他。





喜欢的组合：

十九岁：SHINee 有着炫目光彩的少年组合（少年组合）

二十九岁：2pm 可以说是散发男性气息的组合（青年组合）

三十九岁：秋成勋 帅死了。【译者注：日本名字秋山成勋
Akiyama Yoshihiro，日本第四代韩国侨民，格斗选手】

女朋友：

十九岁：就算发生战争也不会离开对方

二十九岁：虽然因为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结婚等问题开始慢慢疏远，但依然能保持紧密的联系

三十九岁：因为结婚生子不能经常见面，但只要能见面就会爆发出亲人般的热情

男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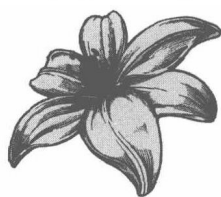
十九岁：夸耀坚实的友情——喂，除了去军队我们都会在一起哟！

二十九岁：肉和友情要分开才符合我的胃口！（好像指有肉体关系的男人和一般异性朋友）

三十九岁：就算好好照顾你又有有什么用？怎么说都是别人的男人。



目 录



☂ 序 言 / 001

☂ Round 1 / 001

☂ Round 2 / 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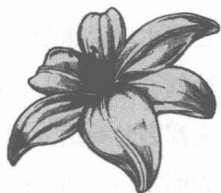
☂ Round 3 / 149

☂ Round 4 / 186

☂ Epilogue 尾声 / 213

☂ 作者的话 / 225

Round 1



39

我不是个特殊的女人。

对于他人，我没有明确让步的意识，自己总是老老实实在地遵循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自己的生活不幸福，连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都没有切身感受过，自己的生活不幸，连发掘自己不幸的勇气也没有。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懂得知足常乐。

六个月前，我留在了卡尔加里【译者注：又称卡城，是一座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南部落基山脉的城市。】，一个人，周围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

曾经计划和二十五岁的恋人承周去欧洲旅行一个月，那时

我正处在新旧职位交替的空白期，而承周正在休学。

可当他说一起去背行囊旅行时，我又犹豫了。之前总是雄心万丈地说想要背着行囊徒步走遍天下，也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计划了日程，可当这一切要来临时却无端又生出了不少顾虑——全都因为韩国人遍布各地。碰见他的朋友怎么办？遇见我爸妈的朋友呢？遇见他爸妈的熟人呢？一切皆有可能。我想，如果他们看见了我们，该会是一副怎样的表情。看老女人和散发着青春光彩的少年在一起的疑惑的眼光，审判我人生和思考方式的眼光，还有那些迫不及待地想看两个人在一起究竟会做出怎样淫乱的事情的眼光啊！光想想就让我寒而不栗。

承周仿佛看出了我的担忧，要不然就是站在经费不足的立场，一个劲地缠着我说趁着学生放暑假之前赶紧去旅行。到底是谁纠缠谁，我应该感谢自己。其实，我很想离开这个生活已久的地方。

可就在向旅行社汇钱的当日，承周突然说父母没法支付旅行的钱，而自己的钱又不够。一瞬间，脑海中闪过一丝疑虑，难道这家伙一开始就是为了讨好我才安排的吗？

虽然没有把他想得那么坏，我却没有承担他囊中羞涩的钱包。爸爸曾说，在这个世界上，值得相信的只有自己和金钱。子女们开始不听父母的劝告，等到一切尽失才视父母为圣贤的话还有什么用呢？我就是这样，结了婚又离婚，从开始不会计算任何事情到最后悲惨地回归单身，才发觉爸爸的话是那么珍贵。绝对不要成为男人的提款机，就算对方是比我小十多岁的男孩。



承周向父母发了一通火，向没给他钱或是没借给他钱的我
也发了一通火，说要搭船出海然后真去了。真是一艘小如秋刀
鱼似的船呢！

于是没了同行的人。一个人背着行李前往欧洲的气势一点
点消退，而我也不想花一个月在欧洲没头没脑地乱逛。

于是改变计划，还是来一次独身逍遥的休息最自在咯。

所以我来到了卡城。

这里的韩国人很少；这里可以用英语沟通；这里并不是
传统情侣约会或夏季家庭旅行的理想地；这里适合女人一个
人待着。

在酒店住上一个月实在是太贵了。我通过中介找了一家家
庭旅馆。

家庭旅馆正符合我现在的状况，房东杰西和我同岁，性格
活泼，爱酒如命，有一个离家的女儿，她是一个寂寞的单亲妈妈。
每当夜半睡不着就会来找我聊天，而我也觉得无所谓。杰西毫
无保留地向我讲述了她的一切，二十一岁时和交往的男人生下
一个女儿，后来男人毫无责任感地离开了家，把烂摊子全扔给
她一个人。一个女人无依无靠，还要养活女儿该有多么艰辛！
我一面同情她的遭遇，一面却不禁冒出“加拿大该是个多好的
国家”的想法。没钱，没能力的单身母亲带着女儿还能这样生
活十多年，不简单啊。杰西的家只有一层，中间是宽大的客厅
和厨房，另有三间卧房，其中一间主卧自带浴室，还有一间仓库。
我打算一个人住主卧。

五月，对于要在卡城度过整个白天的孤独的旅人来说，是



那么的漫长。

风和日丽的天气持续了多天，卡尔加里的天空从凌晨四点到晚上十点却是不变的那一抹湖蓝。在那儿，我每天要么在附近溜达，要么窝在家里读书，这样的日子连我都觉得有些窝囊。再加上杰西总是在午饭时间回家睡觉，偌大的家里总是只剩我一个游客实在无趣。于是，我坐上巴士漫无目标地进了城。

城里的酒吧不分白天黑夜，总是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之前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喝一杯，不过最终还是冲动占了上风，我在一张桌边坐了下来。

要了 Kilkenny 牌生啤和烧烤圈，为了装出一副文艺女青年的样子，我还把书和笔记本一齐搁在了桌上，其实不过是漫不经心地在本子上胡乱写着。

我人生中重要的事情

1. 健康

2. 赚钱

为保持健康要做的事情

1. 有规律的进食，排便，睡觉

2. 一周运动三次

回去之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1. 和陌生男人搭讪

回去之前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和陌生男子搭讪。

呵呵，从出生到现在一次都没有主动和心仪的男人说过话，



我就是那样消极被动的人。所以，和回去之前一定要做的事相比——不，这可是死前无论如何要完成的事情！我不禁冒出这样的想法。突然，我的视线被什么给牵住了似的一动不动。

是一个男人。

一个东洋男人。

他一个人。

他在看书。

他的侧脸看起来很年轻，而且很帅。正面是什么样子呢？

虽然他坐着，可是看起来个头相当高。

那时，不知道是不是啤酒的魔力，大白天，在超过海拔一千米的高度，【译者注：卡城海拔约一千零四十八米。】步入三十五岁以后酒量就开始急速下降的我，仅仅因为一瓶啤酒就开始微醺。

我晃晃悠悠地起身走向男人。虽然内心如小鹿乱撞般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可面子上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那个帅气的男人离我越来越近了……我的心紧张得都快要停止跳动了。要不是酒精作怪，我怎么会随意招惹男人呢。低着头的男人算得上是女孩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但和恋爱型男士相比，更像一位商旅人士。帅气光滑的脸，加上整齐的套装，连领带都端庄地系在胸前，看来不像是旅客。难道是卡城的中国侨民？日本侨民？有妇之夫？哎呀，不管了，我一鼓作气在他旁边坐下。

“Excuse me?”

我问道，对方没有回答。

“Excusez-moi?”（法语问候）



天哪！我连法语都用上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醉的缘故，搭讪也变得俗套。都怪平时对着英语和法语一起标记使用的旅行案内和日程表。太奇怪了，虽然我的第二外语是法语，可别说去法国，我在韩国都没用过。

男人依然没有回答。虽然我对其他人毫不关心，但绝不能这样。旁边的人觉得尴尬，纷纷起身离去。这时，男人拿着的书“啪”的一下落在了我的脚边。

嗯？

我不禁仔细打量起他来。男人长得很可爱，并且看起来很疲倦，不，准确地说是他睡着了。我看见掉在地上的书上印着几个韩国字，啊，原来是韩国人呀——真是太意外了！

书仿佛是故意被扔在地上一样，男人忽然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刚才满带倦意的面容也变得清晰了。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就被那张脸给迷住了，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再怎么英俊的相貌只要张口说话，都有可能破坏一切美好的幻想，而且这样的男人还不少。

“你的书掉在地上了。”

我对他挤出亲切的微笑。

“啊，谢谢。”

也许是刚睡醒不久，男人带着一点沙哑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哎？你是韩国人吗？”

不一会儿，他又换成另一种语调，富有磁性的、有质感的声音。

“是的。”

